



上海出版重印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Project

In America

〔美〕苏珊·桑塔格 著 廖七一 李小均 译

苏珊·桑塔格全集

SUSAN 在美国

上海译文出版社

SONTA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USAN

在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NTAG





上海出版集團
Shanghai Publishing Group

SUSAN SONTAG

苏珊·桑塔格全集

在美国

In America

〔美〕苏珊·桑塔格 著 廖七一 李小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美国/(美)桑塔格(Susan Sontag)著;廖七一,李小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

(苏珊·桑塔格全集)

书名原文:In America

ISBN 978-7-5327-7569-9

I. ①在… II. ①桑… ②廖…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6157号

Susan Sontag

In America

Copyright © 2000, Susan Sonta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244号

在美国

[美]苏珊·桑塔格/著 廖七一 李小均/译

总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6 字数 265,000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7569-9/I·4633

定价:7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025-57928003

Dear
I'm
and
thank
you
for
to
I
Fe
It
so,
shu



translation of The Benefactor

I am grateful for all your
work and loyalty —
helping to make my books
known to Chinese readers.

Very cordially,
Susan Sontag

献给我

萨拉热窝的朋友

前 言

1876年,波兰赫赫有名的女演员海伦娜·莫杰耶夫斯卡移民美国,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卡罗尔·查波斯基伯爵,15岁的儿子鲁道夫,青年记者、日后《你往何处去》的作者亨利克·显克维奇和其他几位朋友。在加利福尼亚的阿纳海姆小住一段时间之后,莫杰耶夫斯卡在美国开始了红极一时的舞台生涯,改名海伦娜·莫杰斯卡。小说《在美国》的灵感就源自于此。

这就是整个小说……的灵感。小说中绝大多数的人物是杜撰的,但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并无太大出入。

然而,小说中的素材和轶事(经过改动)要归功于莫杰斯卡和显克维奇的著作和文章,以及有关他们的著述。我要感谢保罗·迪洛纳尔多、卡拉·埃奥夫、卡西亚·古尔斯卡、彼得·佩罗诺、罗伯特·沃尔什,特别是本尼迪克·约曼,是他们帮助我澄清了一些史实。我还要感谢明道·雷·阿米兰、雅罗斯瓦夫·安德斯、斯蒂文·巴克利、安·霍兰德、詹姆斯·莱弗里特、约翰·马克斯通-格雷厄姆、拉里·麦克默蒂和米兰达·斯皮勒。1997年,有机会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乔中心专事写作一个月,为此我深表感激。

苏珊·桑塔格

“美国将如我所期!”*

——兰斯顿·休斯

* 语出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1902—1967)诗作 *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

零

我犹豫不决,不,我战战兢兢地闯进一家旅馆的私人餐厅,里面正在聚会。室内同样是寒气逼人,充满严冬的气息。然而,在狭长而昏暗的房间里,身着晚礼服的男男女女往来如梭,似乎并不在意室内的寒气,我便独自享用角落里的火炉;火炉镶有花砖,圆乎乎的,一直升到天花板。我抱住火炉,把些许温暖揉进我的面颊和双手。我倒更喜欢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壁炉;但在这个地方,房间里都用火炉取暖。等我感到暖和了一些,或者说镇静了一些,便壮着胆子从房间中我呆的这一头走过去。窗外,雪花像厚厚的棉絮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背后是月亮的光环。俯身眺望,下面是一排雪橇和马车,马车夫裹着粗毛毯在座位上打盹,马儿耷拉着脑袋,僵硬的身体上飘落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我听见附近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十点。一些客人聚集在窗户旁那只巨大的栎木餐具柜周围。我半转过身,开始留心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语言我大多听不懂(我只到这个国家来过一次,那还是十三年前的事),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多少琢磨出一些意思,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想知道。人们似乎在热烈地议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根据片言只语我立刻推测这两个人是夫妇。随后他们又议论起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情绪同样热烈,所以我毫不怀疑女人还是原来的那个女人,我想,如果第一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那么,第二个男人必

定是她的情人。我责备自己的想像太俗气。但是,不管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我弄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既然事情已经家喻户晓,就没有必要再作议论。不过,说不定客人的目的就是要含糊其词,因为与之有关的女人和男人,或两个男人,如果真是两个男人的话,眼下都在场内。这使我不由得想到要逐一观察屋里的每个女人,看看有没有谁与众不同。女人都戴着鲜艳的帽子,据我对当时服饰的判断,个个都穿着新颖时髦。一旦我怀着这样的念头来观察,我立刻找到了她;我感到奇怪起初我为什么竟然会对她视而不见。在那个年代,漂亮的女人一过三十岁,人们就会说她已经不再是如花似玉;她也是如此。她中等个子,腰背挺直,一头浅亚麻色的头发,我看见她紧张不安地将几缕飘散的头发塞入发中。她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但是,我越看就越发现她有魅力。她可能就是,她肯定就是大家议论的女人。不论她走到哪里,人们都簇拥着她;不论她讲什么,人们总是侧耳倾听。我似乎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不是海伦娜就是玛琳娜。我想,如果能发现这两个,或这三个人,而且给他们都取个名字,这会有助于揭开这个谜,我决定权且称她玛琳娜吧。接着我开始寻找那两个男人。一个看起来像她丈夫的男子首先进入我的视线。如果这个男子是个溺爱妻子的丈夫,我想像海伦娜,我的意思是玛琳娜应该有个钟爱她的丈夫,那么我会在她的身旁发现他,他决不会因其他女人而心猿意马。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着玛琳娜,可以肯定,她就是晚会的东道主,要不晚宴就是以她的名义举办的。我看见玛琳娜身后老是跟着一位留着胡须的瘦削男子,一头漂亮的栗发往后梳着,显露出线条有力、宽阔而高贵的前额;他和蔼可亲,对玛琳娜唯言是听。我想他一定是她的丈夫。现在我得找到另外那位男子,如果是她的情人,他或许要比那位相貌和蔼的贵族

年轻一些。如果说他不是她的情人,这同样很有意思。如果她的丈夫三十五六岁,比妻子大一两岁,当然他看上去要大得多;我猜想她的情人可能二十五六岁,英俊潇洒。因为他还年轻,没有安全感,再加上可能社会地位低微,他穿戴有些过分考究。让我猜猜看,他可能是记者或律师,事业正蒸蒸日上。在晚会上,有好几位男子符合这些特征,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一位强壮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此刻他正和一个女佣套近乎,女佣在房间的另一头,在宽大的桌子上一一摆开宾馆收藏的精美银器和水晶制品。我看见他冲着她的耳朵喃喃低语,抚摩她的肩头和辫子。我在想,如果他就是浅亚麻色头发美人的情人,那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可不是个羞涩的单身汉,而是个厚颜无耻的登徒子。就是他,肯定是他;我十分确信地认为后,感到一阵轻松。然而,如果我认为一位道德更加高尚,或者说更加谨慎周到的求爱者更符合那对夫妇的身份,我决定再找一个年轻人作为候补,这是一个身着黄色背心,身材修长的男子,看起来有些像少年维特^①。随后我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群客人,他们也在议论;我静静地偷听了几分钟,还是没法弄清楚议论的内容。到这个时候,你会想我已经听说两个男子的名字了。至少是听说她丈夫的名字了。离我不远的那个男子如今加入到人群当中,紧紧地跟在那个女人身旁,我想他肯定是她的丈夫;但是,与她丈夫交谈的人谁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既然我在无意之中已经听见了她的名字,是的,我想可能是海伦娜,但我认定她应该是,或者说必须是玛琳娜,不管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一些蛛丝马迹,我决心弄清她丈夫的姓名。他,我是指那位丈夫,可能叫什么呢?亚当?简还是西格蒙特?我尽力想像一个适合他的名字。因

① 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维特就身着黄色背心。

为人人都有一个那样的名字,通常是人们给他或她取的。最后,我听见有人叫他……卡罗尔。我没法解释为什么这个名字不能让我满意:也许是因为我不清楚他们议论的内容而感到气恼,我只好向这个脸形略长、端正而苍白的人发泄心中的失意,他的父母竟给他选了这样一个悦耳动听的名字。所以,我对自己的听觉深信不疑,虽不能说自己没听真切,正如我听见他妻子的名字叫玛琳娜或海伦娜一样,我还是认定他不叫卡罗尔,认定我肯定没听清楚,因此允许自己再给他取个名字,叫他波格丹。我明白,在我创作的语言中,这个名字没有卡罗尔动听。但我会慢慢习惯,希望这个名字能变得顺耳。随后我开始思忖另一位男子,此刻他坐在皮沙发上,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写得很长,似乎不像是在给那位女佣写便条)。我肯定还没听出他的名字,既然一点暗示也没有,不管是正确的也好,错误的也好,我便随心所欲,决定就叫他里查德;里查德在他们的语言中叫里夏德。我现在必须叙述得快一些,我叫穿黄背心的替角塔德乌斯。现在我倒觉得他对我意义不大,至少在这个角色中没用;既然我取名的兴致正浓,眼下给他取个名也不费力。随即我又回过头来聆听客人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听得更清楚了,我极力想从晚宴邀请的客人们最伤脑筋的话题中理出一些头绪来。他们谈论的主题至少不像我推测的那样:女人为了另一个男人要抛弃丈夫。对此我深信不疑,即使坐在沙发上写东西的男子果真是浅亚麻色头发美人的情人。我知道晚上总会有些风流韵事和不忠的行为;在任何房间里,只要挤满了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着迷人的朋友、同事和亲友,都是如此。虽然一说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风流韵事,但这却不是今晚客人们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我听见有人说,但她对这个地方负有责任。这太不负责,而且没有……还有,但他要

求他继续。他是对的……还有,不过,崇高的观念似乎都很愚蠢。她毕竟……接着,有人坚定地说,愿上帝保佑他们。说最后一句话的是一位老太太,头戴一顶紫红色的天鹅绒帽,她说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人们不会像这样来议论风流韵事。不过这和某些爱情逸事也有些类似,都带有不顾后果的莽撞色彩;有人谴责,有人祝愿;似乎各占一半。起初这件事似乎只牵涉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玛琳娜、波格丹),或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玛琳娜、波格丹、里夏德),但现在好像涉及的人更多,不仅仅是两个或三个人;因为我听见站在屋里的客人一只手端着盛满温酒的高脚杯,另一只手比划着说我们(而不仅仅是他们)。我开始听到其他一些名字:巴巴拉、亚历山大、朱利安、旺达,这些人似乎都不是评头论足的旁观者,而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甚至还是策划者。也许我现在讲得太快,但是,不论是不是策划者,我脑海里一下子冒出了阴谋这个词。这些人尽管温文尔雅,生活舒适,但他们出生的国家数十年来三度被外国统治者占领,受到种种报复性法令的限制;许多正常的活动,我的意思是,许多在我们国家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由活动在这里都可能带有阴谋的性质。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计划安排完全合法,我都得想办法理解,其他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或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事件(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中包括附近那些继续争论“是非曲直”的客人。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在是非曲直这些词上加引号,原因倒不仅仅是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词;肯定是因为在我所处的时代,只要不是自鸣得意的偏执狂或杀人害命的复仇狂,人们尽可以非常公开地讨论这些词,甚至可以进行辩解。这些人,这个时代让人着迷的地方是,这些人知道,或者说自以为知道事情的“是非曲直”。如果没有了“是”和“非”,“善”和“恶”,他们就会感到像赤裸着身子,毫无保护。这些观

念在今天还苟延残喘,只是变得没那么动听,转变成了“文明”与“野蛮”,“高尚”与“粗鄙”;而在他们的时代则成了难以理喻的“无私”与“自私”。原谅我使用这些引号(我马上就停止使用引号),我只是想强调这些词,想给予这些词应有的重视,给人印象更深。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到这间屋里来的部分原因。他们使用这些词语的方式,以及认为这些词是他们行动的准绳,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应该,他们不应该,他怎么能,她怎么能,如果我是他们,她仍然无权,然而荣誉要求……从他们轻柔地说出的这些话语中,我听见的只有热情和真诚。我欣赏这些反复出现的词语。我敢说我与他们心心相印吗?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可怕的词语,那些让其他人(不是我)感到可怕的词语,仿佛是一阵阵爱抚。我感到乐陶陶飘飘然,仿佛沉醉在音乐之中……后来,一位长着尖角胡须、秃顶的男子说道:只要她愿意,他们当然能办到。他很富有。这多少与现实有关。不论他们在争论什么,似乎都离不开钱,需要大量的钱。而且,在场的人当中,即使有人,即我认为是她丈夫的那位男子拥有贵族的头衔,可能也没有谁能称得上非常富有;每个人看起来都只能算是一般的殷实而已。此外,还有一些迹象可以证明他们的社会地位:谈话中偶尔出现的零星外语,不外乎都是我能流利使用的那一门外语。因为我知道,这个时期在他们居住的国土上,凡是贵族或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常常用遥远的法国的语言交谈,法语是权威的象征。我承认,偶尔听见有人讲法语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我听见浅亚麻色头发的女人,我的玛琳娜嚷道:啊,咱们别再讲法语啦!真是太遗憾了,她的法语充满活力,语调深沉,声音优美地停留在结尾的元音上。她讲话的节奏与众不同,她一边走一边讲,总是在每一个流畅的手势结束、在她已不再苗条的身体每一次敏捷地转身之后停顿,仿佛是在接受一群又一群客人的敬

意。不过,她偶尔也会显得焦躁不安,她的倦怠有时会被我看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能看出来。我想知道她近来是否生过病。除了对一个小男孩之外,她不常笑。我还没提到屋里还有一个男孩,他目光成熟,一头粉白色的头发。我猜他是玛琳娜的儿子。他长得非常像玛琳娜,一点也不像我称为波格丹的男子;我把波格丹当做玛琳娜的丈夫,我有些纳闷是不是找错了人。但是,有的人小时候像父母中的一个,长大成年以后又像父母中的另一个,而不表现出父母双方特征奇妙的结合,这是常有的事。小男孩竭力要引起玛琳娜的注意。他的保姆在哪儿?他不过七岁,小小年纪这么晚还不睡觉?一个个疑团使我意识到,在这间宽敞寒冷的屋子之外,我对这些人的生活毫不了解。在晚会上观察这些人,根据他们杰出的表现,动人的机敏,我仍无法知道晚会结束后夫妻俩是躺在一张大床上或躺在拼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上,还是两人分别睡在两张床上,中间是铺上地毯的过道,甚至由门隔开。如果我非得推测不可的话,我想玛琳娜和波格丹没有睡在同一间屋里,这是遵从波格丹家族的习俗而不是玛琳娜的习惯。我仍然无法弄清楚客人们争论是非曲直所涉及的动作或计划,虽然我又得到一些零星的线索,但我想他们讲得太快;他们的话我也要用引号标示出来,但只是为了帮助记忆。如“抛弃她的公众”、“民族的象征”、“精神崩溃”、“不可逆转”、“高尚的野蛮人”,还有“尼普”。对了,尼普。对了,我碰巧看过一本叫《尼古拉斯·威兹德姆历险记》^①的书(法语译文),书中描写了威兹德姆在一个理想的、与世隔绝的社区短暂逗留的经历,尼普实际上是一个小岛的名字。

① 波兰启蒙运动的著名作家 I·克拉西茨基(Ignacy Krasicki, 1735—1801) 的作品,一七七六年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德语,一八一八年被翻译成法语。

我没有想到在这间屋里竟有人会提到他们民族文学中的这部经典作品,从这部作品的写作到今天正好一个世纪;如今客人们聚集在旅馆的私人宴会厅里,而我则在琢磨这些客人。这本书明显受到伏尔泰和卢梭的影响,描绘了人在完美社会中的生活,反映出从前那些人离奇有趣的幻想。这些人肯定觉得那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大写的启蒙思想,非常遥远。在历史上,他们的祖国被无情地肢解,我想这使他们无法对人性的完美和理想社会持有坚定的信念。(这使他们彻底放弃了其他大写的强烈幻想:诚如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曾经宣称的,苦难的经历教育了这个国家,“欧洲的词语没有政治价值。在可怕敌人的侵略面前,这个国家拥有的只是所有的书籍、所有的报纸和欧洲所有雄辩的语言;而所有这些词语并不能激发出丝毫行动”。^①)然而,在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中央,在这间灯火通明、铺着波斯地毯的豪华大厅里,他们谈论着尼普,为完美的乡村社团中质朴的生活设计严谨的蓝图。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赶上了一次姗姗来迟的浪漫主义者举行的聚会(浪漫主义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我为他们担心,为他们仍然珍爱的幻想担心。不过,他们也许是一群危言耸听的爱国者。也许我应该提一下,我几次听到祖国一词,但从未听到有人说所有国家的基督——那个时代的爱国者习惯于这样称呼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我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从欧洲的地图上消失了,这个惨痛的记忆渗透了这些人的情绪。在我这个时代,民族主义者的致命起义和部落情感使我感到震惊,特别对(在一个时候你只能在一个地方)欧洲一个弱小国家的命运感到震惊;在欧洲列强的默许或纵容之下,一

① 这段话出自诗人密茨凯维奇一八四四年四月三十日在巴黎的一次讲演,题目为《永恒的人》。